筆苑襍記　乾

筆苑襍記

筆苑雜記序

筆苑雜記吾仲父四佳先生所著也先生以文章大手平生著述甚多三國史節要東國通鑑東文選輿地勝覽皆受 命與諸公同撰而大抵皆出於公手五行摠括歷代年表東人詩話勝覽續集滑稽傳皆平居所著而筆苑雜記亦其一也盖法歐陽文忠公歸田錄又取國老閑談東軒雜

錄而爲之欲記史官之所不録朝野之所
聞談以備觀覽其有補於来世夫豈少哉
用是見先生用心之勤學問之精而凡所
著述我一家子孫世守之青氊也令倩義
城縣令俞侯好仁鋟諸梓欲與好事者共
之
龍集丙午仲冬日南至猶子奉直郎行吏
曹佐郎趙𥘉序

一日沿沫謁達城徐相公於四佳亭出示所著筆苑雜記仍命序引沿沫公門人又公之撰東國通鑑承乏僚屬叨參編摩公之奬與實深義不可以文拙辭謹奉以還第簿書涵我未遑披閱暇日靜坐讀過二三遍其所著述皆博採吾東之事上述 祖宗神思睿知創垂之大德下及公卿賢大夫道德言行文章政事之可為模範者以至 國家之典故閭巷國俗有關於世教者國乘所不載者備錄無遺譬如家藏驪山珎貝盡獻犀然牛渚光怪難逃讀之令人亹亹忘倦盖筆談談林下之聞見言行録録名臣之實然

而是篇殆無之豈若搜神雜俎等摘奇抉怪誇涉獵之廣博供談者之戲劇而止耶余觀古之著書立言者皆其所為不行乎今而欲行乎後世也若得時行道則不必事乎著書惟公以文章道德遭遇 聖明大鳴國家之盛一時辭命皆出其手納誨啓沃輝映簡策行乎今者既已彪炳班蔚而又留神於著述下筆成章所著若通鑑勝覽年表詩話及是篇無非扶世道垂名教為重一一可以行乎後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之謂不朽非公之謂乎

成化丙午仲冬有日門人通善郎掌隷院司議表沿沫序

東方自箕子受封以來世稱文獻侔擬中華而前朝五百年間文學之士彬彬輩出以遺稿傳于世者無慮數十餘家可謂人才之盛也然記述當世朝野之事名臣閒士之所言若行以傳於後者罕有其人獨李學士破閑集崔大尉補閑集至今資詩人之談論為搢紳之所玩然所論者皆雕篆章句其於國家經世之典槩乎其無所取也厥後益齋李文忠公著櫟翁稗說雖間有滑稽之言而祖宗世系朝廷典故多所記載而辨証焉實當時之遺史也今觀座主達城徐相公所撰筆苑雜記其規模大略與櫟翁稗說若

合符契至哉大儒之立言傳後也生雖先後之異時
而其言之若出一人何耶豈非人有先後而道無不
同故耶余惟益齋生於衰亂之世間關奔走於式微
之際忿君憂國之誠出於至情所以能保功名終始
一節卓卓乎不可尚已今公生於太平之朝遭遇
聖明從容帷幄黼黻至今冠冕儒林師範一世其心
其學其事業之盛固將無讓於益齋而其所纂錄
聖君賢相制作行事之迹有非高麗君臣所可彷彿
其萬一也則是書之傳又非稗說之比也審矣或曰
公之所錄皆可為訓於後世而一二事未免襲稗說

之滑稽何耶曰公之博聞強記出於天性時於讌閑戲用翰墨書其平日所見聞者耳初非有意於著書也優旃方朔之言遷固書而不削此亦紀事之體也噫自箕子至于今幾三千年秉筆之士世不乏人而立言傳後者蓋無幾焉非著之無其人實不能久於傳也其人不足為師其言不足為法則雖罄南山之竹窮千兔之毫日綴數萬言不能傳於一時況敢望於後世乎夫然則公之是編也人可為師言可為法其傳於無窮也固也他日太史氏紬蘭臺蓬觀之藏其將無取於是也乎

成化紀元之二十三年季秋　日門生奉列大夫咸陽郡守夏山曹偉叙

筆苑雜記卷之一

○嘗考自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摠三千七百八十五年自檀君元年戊辰至我 太祖元年壬申亦三千七百八十五年吾東方歷年之數大槩與中國相同帝堯作而檀君興周武立而箕子封漢定天下而衛滿來平壤宋太祖將興而高麗太祖已起我 太祖開國亦與 太祖高皇帝同時

○古記云檀君與堯同日而立歷虞夏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為神享年一千四十有八當時文籍不傳其真偽不得而考至今傳龍衣以古記為說

居正以為當堯之時人文昭宣至于夏商世漸澆薄人君享國久長者不過四五十年人壽上壽百年中壽六七十年下壽四五十年安有檀君獨壽千百年以享一國乎知其說之誣也又云檀君生子扶婁是為東扶餘王至禹會諸侯於塗山檀君遣扶婁朝焉其說無據若檀君享國久長扶婁往會塗山則雖我國文籍不備中國之書豈無一語及之乎檀氏相傳享國之數千四十八年者無疑矣權文忠公近詩曰聞說鴻荒日檀君降樹邉傳世不知幾歷年曾過千蓋言其傳世歷年之久也

○箕子封朝鮮在周武己卯至後王準漢高祖丙午衛滿侵之浮海而南其都平壤者八百七十八年也準後都金馬郡是謂馬韓歴四郡二府之時至百濟温祚王二十六年戊辰而亡亦百四十餘年矣金富軾三國史但書百濟王襲馬韓取之不明言箕氏世係當時亦必無可考者矣

○按天運紹統涵虚子曰朝鮮在安東國之東古肅慎氏之地武王封箕子為諸侯以奉殷祀為中國藩邦自周亡至後漢千餘年為公孫康所簒箕子之統緒失傳焉又云箕子率中國王十人入朝鮮其詩書

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而往焉故
曰半萬殷人渡遼水是也今考公孫康所纂者無據
其曰半萬殷人渡遼水者又不知出於何書也
○涵虛子又曰箕子至朝鮮言語不能通譯而知之
教以詩書使知中國禮樂之制父子君臣之道始行
五常之禮始備教以百工技藝醫巫陰陽卜筮之術
始有焉以禮義田蚕制八條之教而化之逾年而民
自化相殺者以財償相傷者以穀償盜者男沒為奴
女子為婢不三年人皆向化崇尚信義而篤儒術釀
成中國之風可謂聖化教以勿尚兵鬪謂一日之亂

十年不定生民塗炭不能安其業故以德服強暴隣國皆慕其義而相親之誓為中國之藩邦故歷代親信於中國受封爵朝貢不絶禮義之道不鈌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各代之制故曰詩書禮樂之邦仁義之國也而箕子始之也居正以謂涵虗子之論與漢書略同深悉我東國風俗歷代諸史及國朝渾一誌所論紕繆無據皆出於所聞之誤耳

○我國分野古人擬以燕都已巳年間慧星出燕分日官奏云於本　國不干　世宗深以為憂曰我國同燕之分安得為不干乎已巳秋正統　皇帝陷北

庭我　世宗上賓與同分之說庶幾近之
○沸流温祚登負兒岳相可居之地沸流都彌雛忽
温祚都慰禮城後温祚移都南漢山城即今廣州又
移都北漢山城即今漢陽其所卜明堂未知何地也
以漢陽為李氏都者見於道詵圖讖是以高麗建南
京于漢陽種李樹擇李姓以尹王亦歲一巡幸埋龍
鳳帳扆之居正嘗考高麗史漢陽明堂但書曰壬坐
丙向之原而不明言其地今考景福昌德兩宮正殿
皆壬坐丙向臆意高麗所卜要不外此兩宮之基耳
近有術士崔揚善以承文院古基為正明堂或者又

以 宗廟樂天亭為大地者皆淺見無稽之説也

○道詵百濟人初詵母為處子出遊川澤上得一美大瓜啖之忽覺有娠及生兒父母以為不祥而棄之川上時方沍寒群鷗數千來集上下承覆之不死數十日父母異而收養之及長出家入山脩練有天仙下降授以天文地理陰陽之秘又入唐學一行法世傳圖讖皆言 所著也近得唐本星曜一帙有曰高麗國師賦而議論精微非詵不能為也然其所與議論者耶律楚材則時之相距甚遠是可疑也安知高麗國師者寄傳詵術不傳於東方而傳於中國乎今靈

巖縣道甲寺有詵碑亦有鷄林

○我東國筆法金生為第一姚學士克一僧坦然靈業亞之皆法右軍李奎報嘗評論以崔忠獻為神品第一坦然為第二柳紳為第三阿附權貴非公論也自元以来學字者皆法趙孟頫焉先生平生手跡遍滿四海其流傳東國我所得見者不下數百本墨跡如新既不得閱者不知其幾散在天下者又不知其幾自趙距今尚遠吾東方在一偏隅得見趙跡猶多自唐距晉亦不遠文皇以天下之大求右軍真跡遺蕭翼間關崎嶇勞然後得何耶已巳年間倪學士謙

奉使来曰趙公筆法中國罕見盖歎我 國之多有
也竊謂高麗忠宣王入元朝搆萬卷堂日與當世名
儒六七人從容談論趙公其一也我 國文儒如李
先生齊賢侍從亦多王之東還文籍書畫駄載萬籤
趙之手跡滿於東方盖由是也吾東方人得趙公筆
法精神者杏村李嵒一人而已
○金生新羅元聖王時人以能書聞宋崇寧中高麗
學士洪瓘入宋翰林待詔楊琳李革奉帝勅書圖簇
瓘以金生行草一卷示之二人大駭曰不圖今日得
見右軍真蹟瓘曰此乃新羅人金生書也二人笑曰

天下除右軍焉有妙筆如此哉瓘辨之終不信近見趙學士子昂昌林寺碑跋尾曰唐新羅僧金生所書其國昌林寺碑字畫深有典刑雖唐人名刻未能遠過之也古語云何地不生材信然觀趙學士此跋金生筆法之冠絶古今可知矣

○崔文昌侯致遠入唐登第從高駢伐黃巢其檄巢曰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巢讀至於此不覺下牀由此名聞天下今桂苑筆耕多有不解處恐當時氣者如此或東方文體未能如古也新羅之文傳於今者絶無只有元曉薛聰所

著一二篇而已予甞見新羅獻唐織錦五言古詩高
勾麗乙支文德贈于仲文五言四句皆精到當時能
文之士不爲不多矣而今無所傳於萬一惜哉
○唐學士顧雲送崔致遠還鄉詩有十二乘舟渡海
來文章感動中華國之語又有贈言者曰巫峽高峯
之歲絲入中華銀河列宿之年錦還東國盖十二而
入唐二十八而東還也東還之後其遭遇設施未有
所考或云時適世亂隱於伽倻山海印寺與緇流游
燕公所籌瀛洲等三山紅流洞鳳下石書巖遺跡至
今宛然不知所終世稱仙去按唐僖宗十二年乙巳

新羅憲康王十一年致遠自唐捧帝詔還越十年甲寅眞聖王八年致遠進時務十餘條王嘉納之時後百濟甄萱據完山叛已三年矣越二十五年戊寅高麗太祖王建立越十年丁亥甄萱入新羅弑王則致遠年方七十不至衰耗而其出處無所考可恨也

○事大表箋要須精切高麗時遼人欲過鴨綠江爲界朴寅亮脩陳情表立語用事明白懇切遼帝寢其議我 太祖高皇帝二十九年賀正清城君鄭擢撰表光山君金若恒撰箋西城君鄭摠吉昌君權近潤色之 帝怒表箋語涉戲侮徵摠若恒近詰責

近蒙宥而還捴等被留不還高麗知制誥崔甫淳嘗
撰賀金帝登極表云五馬渡江表晉帝之開新主六
龍馭極待義易之見大人時金主兄弟爭國惡其觸
實敕曰引用晉元事不當崔由是得譴崔之表辭非
不工也而觸帝之怒則由用事不切也
○世傳金富軾妬才忌能害鄭知常今考麗史知常
隨妙清術中一翼悉多自全實難非富軾所得私貸
耳本傳及諸書無一語及枉害而世之所傳如是何
耶近考金台鉉東國文鑑註曰金鄭於文字間積不
平然則當時已有是言矣

○金富軾入宋詣祐神館見一堂設女仙像館伴王黼曰此貴國之神公等知之乎遂言曰古有帝室之女不夫而孕為人所疑乃泛海抵辰韓生子為海東始王帝女為地仙長在仙桃山此其像也今考之新羅高勾麗百濟之初無此帝女事但東明之出有柳花事恐中國誤認有此說也

○高麗季人心皆歸我 太祖而牧隱李先生穡積存形跡然撰 桓王碑在 太祖潛邸之時用周邦雖舊其命維新之語何耶崔都統瑩臨死語曰李廣平常言判三司事當為國主廣平都統皆當國大臣

而尚有是言天命人心之歸我　太祖不待戊辰而
可知矣

○我　太宗之朝　京師也　太宗文皇帝以燕王
在藩邸　太宗過謁　文皇帝與言大悅寵遇款至
及　太宗還國我　朝士大夫問　太宗曰天下其
大定乎時　高皇倦勤建文為太子　太宗曰我觀
燕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恢廓大度非久為藩王者
也天下之定未可知也未幾　文皇帝以燕王有天
下人皆服　太宗先見之明　文皇帝登極眷佑我
太宗異常數每語國人曰朕嘗見汝　國王真天人

也

○我國進貢馬　太宗親御揀閱有一馬班在下列
命置於首圉人皆怪之旣進　文皇見之敕曰朝鮮
國王愛我首進之馬甚良然後知　聖神所見略同
太宗教近臣曰擇駿馬辨人才予當不讓於古人

○世宗天性好學其未出閤每讀書必百遍於左傳
楚辭又加百遍嘗違豫亦不輟讀病漸劇　太宗命
中官猝至其所盡搜書帙而來獨歐蘇手簡一卷遺
在屛幃間　世宗讀千百遍及　卽位日御　經筵
無書不讀緝熙精敏之功高出百王嘗語近臣曰讀

書有益如寫字製作人君不必留意也晩年倦勤不視朝然於文學之事尤所軫慮 命儒臣分局撰次諸書曰高麗史曰治平要覽曰兵要曰諺文曰韻書曰五禮儀曰四書五經音解同時撰脩皆經 睿裁成書一日 御覽可數十卷眞可謂天行健純亦不已也

○世宗始制雅樂朴中樞堧實成之每坐臥手於心腦之間爲戛擊形嗚於口吻之中爲律聲積十餘年乃成 世宗深倚重之 世宗又制自擊漏簡儀臺欽敬閣仰釜日晷制作極爲精緻皆出於 宸衷雖

百工匠無能副　上意者惟護軍蔣英實仰承　睿
智運奇騁巧無不吻合　上甚重之人皆曰堧與英
實皆為我　世宗制作之盛應期而生也
○世宗嘗留意於温公資治通鑑患其箋釋未盡句
讀不明　命儒臣博採羣書隨事夾註以便觀覽於
是據胡三省音註及源委釋文集覽等書刪潤之有
未盡處旁採他書以補且文字回互艱深處輒註本
史全句或書句字於句下以便句讀以至字釋翻音
莫不詳備皆取　睿裁名之曰思政殿訓義綱目通
鑑亦如是其訓義之精今古所無近見今　皇朝所

撰綱目通鑑輯覽頗有疎漏處又不來註於句下而
附於每卷之末觀覽亦不便臣妄意當以我　朝訓
義為第一且訓義之成在正統丙辰而輯覽之成在
近日當中國輯覽之時見我　國訓義則必嘆賞不
暇矣

○太宗始制鑄字模樣有未盡善歲庚子　世宗命
李蕆以中國善書字樣改鑄比舊為精是謂庚子字
甲寅　世宗命為善陰隲字樣改鑄極為精緻是謂
甲寅字庚子字小而甲寅字大其所印書冊極好
世宗末年用瑢所書字樣及姜希顏所書字樣改鑄

其所印書冊漸不如舊今則銅字盡為工匠所盜而
兼用木字字之大小生熟不同行列不齊視舊印冊
本逈然不侔矣
○世宗勵精文治高出萬古歲庚子始置集賢殿選
文士十人充之後增三十員又改二十員十人帶
經筵十人帶 書筵專任文翰討論今古朝夕論思
文章之士彬彬輩出得人甚盛集賢殿南有大柳歲
己巳庚午間有白鶴來巢子皆白數年間布列顯要
皆出於集賢如鄭領相麟趾李左相思哲鄭領相昌
孫李領院季甸安領院止金判書銚金參判墩金判

樞鈞金判樞末申領相叔舟權左相擥朴參贊仲孫
崔領相恒金判書淡李判樞石亨尹議政子雲魚判
樞孝瞻盧參判叔仝梁判書誠之成判書任李判書
克堪李府尹鳴謙金判書權蒙盧領府思愼韓西平
繼禧洪贊成應李參贊承召李參判坡李判書芮趙
府尹瑾姜府尹希顔姜判書希孟崔府尹善復朴參
判楗雖以居正之無狀亦獲列其間又如朴仲林朴
彭年河緯地成三問李塏柳誠源一時顯隆歲癸酉
甲戌間柳盡枯或戲誠源曰禍必自柳始誠源敗言
果驗集賢殿尋罷

○世宗設集賢殿聚文學之士培養數十年人才輩出尙慮朝衙夕直不專意講讀選年少有才行者數人許暇遊山讀書官給供具肆意於經史百子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淹貫該博無所不通將為大用之地前有辛文僖碩祖權承旨採南直殿秀文後有申文忠公叔舟餘皆名士也　文宗朝洪南陽應李韓山坡雖以居正之無似亦獲是選眞一時盛事

○文宗之為世子　幸喜雨亭以洞庭橘一盤賜近臣　御書盤面曰栴檀偏宜於鼻脂膏偏宜於口最愛洞庭橘香鼻又甘口字畫動龍蛇光彩燭日月子

嘗臨其字蔵之真天下之至寶也
○文宗睿藻精到集賢殿嘗製棘城祭文以進 文
宗賜覧以朱書抹之 御書數語其略曰無情之謂
陰陽有精抹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語有情則可以
理曉且曰水火養人而有時乎殺人鬼神生人而有
時乎傷人 天語渾成非詞臣儒士所能到
○宋仁宗崩英宗皇帝悲慕有妄識者曰能神術使
死者復生英宗命試其術無效乃曰太宗與仁宗宴
臨白玉闌干賞牧丹無意復來人間英宗知誕妄不
深罪我 世宗初年有妖僧来獻是策試於他屍無

效虛僞無理　文宗亦不之罪

○世祖天性豪邁平時議論慨然慕唐太宗而薄漢
高祖一日　上從容與讓寧大君褆論古今帝王而
謂唐宗不可及讓寧對曰　殿下遠過唐宗　上改
容曰爲是何言叔父之言過矣讓寧曰太宗以一微
事而殺張蘊古　殿下必不爲也况我　殿下家法
之正非太宗之所及也　上微笑又語及征滿州江
野人事讓寧曰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願
殿下留意焉讓寧所見亦奇

○世祖嘗從容語臣曰汝儒者自古人君於佛可拜

否甫無隱焉臣對曰昔宋太祖幸相國寺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否僧贊寧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笑而不拜然則人君不拜佛正也拜佛權也　上大笑臣又曰　太宗朝中朝宦官黃儼持濟州銅佛而來使　太宗先拜佛而後行禮　太宗欲不拜河崙等請曰黃儼兇險喜生事宜從權先拜佛　太宗曰彼佛若自中國來則當敬　皇帝之命拜之今此佛自我國濟州而來何拜之有羣臣無人陳此者予以謂不拜可也竟不拜儼屈遂行禮大聖人所見略同

世祖又笑之

○世祖聖性恭儉嘗入內殿見 御紺色木綿襦衣
穿青草鞋笠纓用純木携竹杖雖漢之澣濯亦不如
是其儉素也
○申高靈叔舟爲領相具綾城致寬新拜右相 世
祖意召兩相于內殿 上曰今日有問於卿等能對
則已不能對則罰不可辭卿等自度何如兩相拜謝
曰庶幾謹對無罰識而 上呼申政丞申即對焉
上曰予呼新政丞子失對罰一大爵又呼曰具政丞
具即對 上曰予呼舊政丞子失對也罰一大爵
上又呼曰具政丞申即對 上曰予呼姓子失對也

罰之又呼曰申政丞具即對 上曰予呼姓子失對也罰之 上又呼曰申政丞申具皆不對又呼曰具政丞具申皆不對 上曰人君有召人臣不對非禮也亦罰之如是終日兩相飲罰極醉 上大笑

○魚判樞孝瞻厚 世祖嘗戲曰魚孝瞻酒厚尹議政士昐腮醢朴文憲元亨對曰尹士昐精膾 上大笑

○世祖於陰陽地理之學無不淹貫洞見是非而審斷之嘗謂臣居正曰祿命之書儒者窮理之一事汝知之乎臣對曰粗嘗涉獵 上曰汝作做令一書臣

退而裒集諸書撮其大要分門類聚先之以凡例次之以吉凶神殺終之以吉凶論〻以進 上曰予非崇信祿命之書欲作假令使宮中之人不煩捐授開卷自明耳且謂臣曰卿意謂祿命何如臣對曰甲己之年正月丙寅甲己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復加矣天下盛時戶口至有千五六百萬則億兆林林之衆豈止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已哉今於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禍福全不相似耳目所見

常有其一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非千百者乎且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四柱則中國四海荒服之人無不同也而中國則有公侯伯子男卿士大夫吏胥庶人之分爵位科第之高下皆一一有辨四海荒服之俗或同禽獸無貴賤之分是何囿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人命而其不同若是其紛紛耶祿命之書不足信也或曰如李淳風李虛中邵堯夫徐子平輩無不中則安可盡得而非之乎臣意以謂有明鏡於此物來照之妍蚩自見如李淳風邵堯夫輩心本虛靈如鏡之明事至物來吉凶禍福自燭難逃耳非

如後世術士徒守古人之糟粕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人命推斷天下億兆之人命也臣以爲祿命之書不可信也　上笑曰汝言是也

○睿宗初政銳意國治未幾　玉體漸乖嘗手寫冊背曰睿宗又曰死得此諡足矣不數月　上賓群臣上諡曰睿宗果合　聖意嗚呼悲哉

○菊齋權文忠公溥壬戌年壬子月己未日己巳時生卜者曰命限不永先文淸公坦曰若積德少可延長嘗聞天寶山僧積德之目有三曰行不中道曰浴不流水曰食不擇精汝宜勉之菊齋終身佩服造次

必於是終享壽八十五位至極品一家九封君福祿之盛今古罕比人皆曰積德之效予嘗觀益齋先生文菊齋碑曰戊子己未處拱壬己之祿互衡叢之蓋貧其造化之妙也卜者謂之不永亦不可知也

○圃隱鄭文忠公平生有志節人無間言或戲曰人言子有三失知之乎文忠曰試言之或曰人言子於朋友讌飲先入後罷飲酒大遲文忠曰誠有之必在鄉曲得一盆濁醪思欲與親戚朋友一懽今既富貴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豈悻悻然哉或曰人言子於色不得澹然文忠笑曰好色人之常情孔子亦

曰如好好色則孔子非不知好色也或曰人言子於唐物貿易不得無心文忠變色曰老夫家貧子女寔繁婚姻之禮例用唐物吾不能免俗耳況貿遷有無聖人之遺制吾何嫌乎哉或曰前言戲爾

○權文忠公近常赴 京師道遇而假鄙吏笠帽既還之訟公不還責其直公不較而與之後有一鄙吏冒認書衫之失責其直公又欲與之使臣李羅知其誣鞫鄙吏乃曰此人前不欺而與直故敢爾非失也李羅世訓其人

○權文忠公嘗謫居忠州癸酉春 太祖幸鷄龍山

召赴行在一日 太祖賜銀盤一面于扈從諸宰樞爭射賭之武臣以次皆不中文忠平生一不操弓是日一箭中之得銀盤人皆曰射以觀德此之謂也

○鄭三峯道傳嘗赴早衙穿靴一白一黑及公坐胥吏以告三峯俯視一笑竟不易及衙罷騎馬而行笑謂傔從曰爾毋怪乎吾靴之黑白也左者見白不見黑右者見黑不見白爲何傷乎其不外飾如此

○李文靖公穡朝 京師 太祖高皇帝引見與語曰汝之漢語似納哈出穡貌不揚 帝曰此翁堪畫及穡東還語人曰今 皇帝中無所主之主也人皆

以禮言爲失今觀 大明有天下百有餘年 列聖
相承持盈守成一遵 高皇帝遺制不得變更其規
模制度遠過漢唐曾謂中無所主之主乎然禮大儒
也不知 高皇帝之爲大聖人烏得爲知乎臆意設
謂 高皇初定天下駕馭英雄恢据邊鄙留神幹慮
於創造大業其視禮豎儒如嬰兒啼笑於坐側而不
加之意也禮之意亦以爲 高皇在位未以天下之
事未可知也而待外人簡傲侮慢如是也是以有此
言 高皇以光武之待馬援者而待禮必無此言矣
(一)趙文貞公膚學問精邃尤深於性理之學長國學

二十餘年誨人不倦作成有效凡文章操紙立就詞理精到性聰敏一覽輒記少時聞一書生得元朝文選策問祕之文貞求見生不許他日更從求之則生爲借三日文貞一覽盡記如約而還一日文貞與生同在黌舍誦策三四道不差一字生以謂偶熟此而已亂抽諸策令誦之亦如此生曰如公者雖張巡不能及也

○孟文貞公思誠淸簡端重在相府持大體公年庚子嘗曰戲托癸卯契一日在 上前 上問公年有幾文貞對以庚子朝退契中以非同庚黜之一時傳

笑文貞性解音律常執一笛日弄三四聲闗門不接賓客有稟事者令人開門引接夏則坐松陰冬則坐房内蒲團左右無他物稟事者去旋即闗門稟事者到洞口聞笛聲則知公之必在

○權文順公弘早以文翰著名尤工於篆隷位至極品享年八十七嘗卜宅南山陰鑿雙池種蓮幅巾黎杖逍遥自適洒然若神仙其書 獻陵碑篆成均館碑甚好嘗上書請立箕子祠碑言頗得體

○朴貞肅公安信器度寛偉嘗與孟文貞公思誠同在臺論事忤旨當誅文貞面有黒色蒼黄罔措貞肅

顏色自若作詩一絶有恐君得殺諫臣名之句無紙筆以磁尖畫地成字瞋目語獄吏曰當以是上聞否則我為厲鬼爾屬無噍類矣　太宗聞而霽威赦之後貞肅奉使日本還遇海賊賊抽刃攔入船上抄掠行具人皆搖手不得貞肅踞胡床不動從容指揮賊畏不敢近一行賴以安全

○柳文貞公觀公廉方正雖位極人臣茅屋一間布衣芒鞋淡如也公退之暇教誨不倦摳衣者坌集有來内謁領之而已不問姓名公之第在興仁門外時開史局于金輪寺寺在城內公領脩史嘗以軟帽杖

屨而行不煩輿馬或携童冠嘯詠往還人服其雅量
寺今已廢嘗霖雨經月屋漏如麻公手傘庇雨顧夫
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夫人曰無傘者必有備公
笑之
○成文景公石磷少有倜儻奇節嘗為楊伯顏幕下
禦倭失律當刑公假寐有人告曰公著蒿冠無憂也
公自解曰蒿冠以蒿裹頭不祥莫甚竟貸死除名後
為首相曰吾夢著蒿冠者乃高官也早年與四五同僚
在政房辛旽負手傍觀指文景曰終必大顯福德非
諸君所及卒如其言老賊亦復具眼 公年六十慈氏

亦年踰七十病革瞑目不言者數日藥餌無效公焚
香祈禱哀號幾絶俄而慈母曰是何聲也侍者驚喜
曰祈禱聲也慈氏曰天遣人賜几杖曰有子至誠如
此可扶而起病尋愈人皆歎文景孝誠之篤
○河襄靖公敬復晉州人母夢鷺入懷中因有娠生
小字王八自幼膂力過人補甲士宿衛直禁門時適
冬至上林苑尉養梅花數盆將進置於禁門之側公
折一長條插塊年上掌者大驚叱之公曰吾家籬邊
繫牛馬者此對折為薪樵者此對有何所責不小屈
人皆笑其麄猛而大其氣以武陵擢拔大顯嘗出鎮

東北面有野人以三百斤強弓請公彎之者公爲置
酒歡飮且語曰此弓制作甚妙急呼弓手依樣制造
潛令人爆之筋力少觧從容引滿野人叩頭下拜
○卞文肅公季良性執宣德年間賀白雉表詞中有
惟茲白雉之語文肅曰茲字宜中行諸公曰不屬上
何謂中行文肅固執之諸公曰宜取旨 世宗是諸
公之議文肅復啓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殿下爲
國若鷹犬宜問文孝宗輩至於詞命當倚任老臣不
可輕許他議 世宗不得已從之
○崔貞烈公閏德生而母卒父雲海鎭邊不能擧托

養于同隣楊水尺家稍長膂力絶人挽強射堅時隨水尺出獵所獲實多一日牧山中有大虫暼出林莽頭畜犇散公驟騎一馬一箭斃之來報水尺曰有物班紋其大顯然是何物吾已射殪之水尺往見乃一大虎也水尺異之家君出鎮合浦水尺以公往謁譽公不已家君曰當試之及與較獵公左右馳射發無不中觀者嘖嘖稱羨家君笑曰兒手雖敏而尚未識軌範兒今所爲乃小虞枝耳不可謂之長技仍教射御之方遂爲名將

○黃翼成公喜度量寬洪有大臣之體居相位三十

年享年九十論決國事務從寬大平居淡如雖兒孫僮僕羅列左右喧呼戲噱略不呵禁或有挽胡批頰者亦從其所為嘗引僚佐議事方濡毫書牘有童奴溺其上公無慍色但以手拭之而已其德量如此嘗謫在南原七年閉門端坐不接賓客手執韻書一帙凝神注目而已後雖年高於字書音義偏傍點畫百不一失

○河文孝公演謙居常着烏紗帽去軟角焚香靜坐終日唫哦為詩奇僻近古筆法遒勁得體嘗言少時在春坊作詩手寫之河浩亭歎曰河文學作而河文

學寫亦一人間寶玩也文孝嘗按慶尚道南政丞智爲亞使公甚器重不以僚佐待之嘗行至晉州文孝嘆山川雲物之勝公晉人也南改容曰山水雖勝而品官甚惡文孝大笑人服其雅量後與南同升諸公

○許文敬公稠簡嚴方正公廉清謹動慕聖賢每鷄鳴盥櫛冠帶正坐雖終日不見惰容矻矻常以國事爲念言不及私論議國政自信獨守不與人軒輊時稱賢宰相家法亦嚴子弟有過必告祠堂罰之奴婢有罪按律治之公自幼銷瘦如削肩背傴僂嘗判禮曹定上下服色儀制截然有分市井輕薄子深疾之

諮曰瘦鷹宰相益鷹肥則颺去瘦則思搏禽也
○金孝襄公孝誠莊襄公南秀之子也莊襄與妻吉
氏異居孝襄年四五歲有奴抱立窓對下忽有雙鳩
来集孝襄曰瞻彼雙鳩雌雄並行吾父母各在東西
何耶仍泣下 奴異之告吉氏亦泣鄉閭皆異之公事
母至孝公年五十七而言氏卒廬墓朞丧祭一出至誠
物論多之
○姜戴敏公碩德性好古風流文雅近代無比作詩
最高古書畫亦妙絶謚之曰敏冝其謚法好古不台
曰敏此元朝學士趙文敏之敏也世之人以公不於

紅紙上題名輕之甚非也子府尹希顔字景愚畫詩書三絶獨步一時詩似韋柳畫似劉郭書兼王趙爲人有才有德真大人君子也不大厥視惜哉

○趙中樞吾倅陜川暑月鱸魚山積雖腐爛不許家小得嘗人皆服其廉或曰與其腐爛棄之於地寧使家小得嘗况不以此傷廉乎趙家至貧其爲禮曹正郎避方賃屋桂玉不繼同僚有以白粧三斗問之者不受後於公座謗之人或有譏其作者然平居閑節不到後退老村莊室如懸磬無絲毫干請於人真廉謹篤信君子也

○權安肅公蹲聰明過人明達吏體嘗為讞部決獄如神有二盜殺一家三人情跡稍存贓證未白前後官吏首鼠未決幾四五年一日安肅前二盜而語曰爾輩情跡甚明敢匿不服我有一語爾無遁情爾輩初議為賊如是如是中為作賊如是如是終始本末俱陳之如是如是爾敢隱乎哉盜相顧吐舌曰此公莫是曾為盜耶何悉我情跡如是遂服

○甲午春權文景公踶趙判書克寬權叅判克和金叅判墩俱失志禮闈抵水原蓮亭文景曰吾輩毗縣落魄至此他日得意細雨濛濛雨雪霏霏明月入簾

荷香滿座與二三子相與觴詠亦足償今日之行矣諸公抵掌曰雨旣濛濛雪不當霏霏雪旣霏霏月不當明荷香又豈雪中得乎何言之不倫也文景無以應是年秋柳文景居大魁諸公相繼擢第壬子文景爲京畿監司諸公會餞趙執盞言曰永州雪中荷花今可賞矣文景笑曰欲與君共耳不數月趙出寧是府文景巡臨趙行禮畢就座適荷花盛開相目而笑文景有詩曰雨雪霏霏月政明荷香狂發滿亭淸當時此說伸應秘二十年前事已成

○金文長公鈞金文長公未金大司成洋皆博通經

史尤邃性理之學同時選授胄監誨人不倦作成有
効人稱曰三金而洋先逝兩金皆年踰八袠官躋一
品俱諡曰文長諡法愽聞多見曰文誨人不倦曰長
其得此諡宜矣尹提學祥時為胄監之長學問尤精
諸生爭先樞衣絛分縷析耳提面授終日矻矻不知
倦今之達官聞人皆公弟子也 國朝以來為師範
之最

○金文長公末有一女無子嘗曰聞開千眼者得陰
報予自筮仕以来五十餘年未嘗不帯學官職教誨
不倦卒無後嗣豈非予荒蕪僞學未能徳於人耶將

終沐浴冠帶執笏端坐家人痛哭公止之曰予位至一品官非不達年踰八袠壽非不高生死常理得正而死豈非幸歟尋卒

○崔先生萬里嘗爲集賢殿副提學上書極論宦官著軟脚烏紗帽不合古制依中朝例著冠其言曰自古歷代人主寵任宦官權傾天下者甚多然不能易其冠者蓋以閽寺之流不可混於搢紳駭人觀聽耳言甚切至諸宦官側目相視議遂寢

○柳先生義孫權先生採辛文僖碩祖南先生秀文同在集賢殿文章齊名一時而物論尤推重南先生

高麗史節要初草大抵皆出於南平也諸君皆不大
達惜也
○奇公虔嘗宰延安府鮒魚多產公私徵請輻湊弊
或及民前此有宰姓金者喜食鮒魚也人嘲之大書
館壁曰六年何事業盡一池魚奇欲避謗六年不
食鮒魚又出牧濟州濟之有鰒猶延之有鮒也三年
亦不食人皆服其執而疑其作也
○金判書銚早以文學著名　世祖嘗宴羣臣皆酒
酣　上曰今日諸君各陳平生所願銚曰臣願百年
之內日侍　御榻進退俯伏於金葵花底而已羣臣

皆曰臣等所願無踰於此　上笑之
○金文節公淡性温雅淡簡喜怒不形於色然善治盜嘗守忠州安東慶州三邑人有犯盜情跡少有可疑必殺勿饒盜不入境民賴以安然枉殺亦多公享年不永刑罰之於人甚可畏也
○李文安公思哲體質豊大飲食過人每食一大器飯三蒸鷄一壷酒患背腫臨絶醫云宜忌炙肉毒酒公曰與其不食而生毋寧食之而死乎飲酒啗炙如常卒獲平善人皆曰享富貴者飲食亦異於常矣文安之少也與儕輩遊三角山僧寺各佩壺但無飲器

時權斯文枝率新製烏皮套鞋文安先酌飮之諸公以次飮之相視大笑曰皮鞋盃自我作古亦不可乎後文安貴顯語權曰今日金杯酒味大不如遊山時皮鞋杯也

○鄭貞節公甲孫性淸直嚴峻子弟不敢干以私嘗爲咸吉道監司被 召如京及還道見解榜手烏亦出焉公奮髯怒罵試官曰老奴敢孤媚我乎吾兒烏業未精豈可僥倖欺君耶遂鉤去之竟黜試官

○貞節爲大司憲激濁揚淸朝綱大振然寬厚持大體舊例公會臺諫必連幕而次或時飮酒捲帳相屬

號曰捲帳飲若值酒禁臺官執法不飲諫院飲醉自
如一日諫官持杯引滿戲於帳隙示臺長臺長亦戲
以袖拂之杯從帳隙中而墮圜轉止於憲長案前諸
臺長惶懼無措臺吏亦相目未敢拾止終日在前臺
中恐生事將往羅貞節語吏曰彼如鵝卵者何物耶
可容水精珠幾顆乎吏曰可容百顆貞節曰可從所
出隙中擲之滿座皆服其雅量諫院相傳有杯形如
鵝卵可容一升許水精珠犯禁而沒者
○尹文度公淮南集賢秀文皆能文章而性喜酒常
飲酒度 世宗惜其才 命飲酒無過三爵自後凡

宴會二公必飲三大椀名雖三爵而實倍飲於他人
世宗聞而笑曰予之戒飲適所以勸飲
○鄭文成公麟趾天資高豪邁胸次豁達嘗酒酣尚論
古人曰如我者尚游聖門純粹如顏子篤實如曾子
固不可及如游夏之徒未知何如也歲庚午翰林侍
講倪謙奉使來文成為館伴公周旋交際得擯使體
又與之商搉古今往復酬唱侍講敬重之常呼坐侍
講曰月在何分公曰在東井侍講歎服及辭別侍講
曰如夜深何公曰可怕李金吾侍講曰莫逢王玉汝
相與笑曰天下未嘗無無對之句歲丙寅　昭憲王

后喪赴山陵大雨江漲梓宮不可渡權厝樂天亭或云南首或云北首議竟未决文成後至曰禮在殯南首不死其親之意在玄宮北首之幽之故也今亦殯宜南首諸公曰宰相不可不用讀書人

○侍從封章始盛於李文烈公季甸文烈在集賢殿屢欲封章論事有一二同列官居文烈之上每沮之曰自古喜論事者終受禍況我侍從者講論德義啓沃輔導而已至於諫諍非職也君勿好事文烈曰人各有心論事之敗之榮不如含默之恥之深耶遂章下僚抗疏極諫者非一再矣而上官終不署名勿論

識之每進封章　世宗曰李甸之疏又來矣遂有大用之志尋擢同副承旨

○權翼平公擥弱齡有大志博覽強記才名挺出儕輩然屢屈場屋怡然自處不屑屑於懷予誦孟郊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之落第悲悴困窮若無所容其身者今予將無然乎翼平笑曰得不得寧非命耶予知其為大器後翼平年三十五以白衣擢壯元四十六入相為一代元勳之首蓋睥睨悲傷士之常情面公之大度如是郊之不遇豈非局小使然耶

○申文忠公叔舟嘗奉使日本回還到我境不及數里忽遭颶風未及艤岸衆皆蒼黃公神色自若曰大丈夫當遠遊四方以蕩襟懷今涉洪濤見日出之鄉足為壯觀倘乘此風得泊金陵飽見山河雲物之盛亦一快也時刷還孕婦在舟中衆曰自古孕婦於行船大忌宜投海以禳公曰殺人求活於德不祥強止之儀而風定文忠始登第選入集賢殿一日當直入藏書閣取平昔所未見書讀之漏已下三鼓 世宗遣小宦覘之端坐讀書及四鼓又遣覘之亦如是亟賜御衣以獎之

○具忠烈公致寬性方嚴公正嘗判吏曹關節不行前此長銓曹者例於除授之際親執官案恣行胸臆亞官以下袖手傍觀公嘗憤之思欲矯其弊凡進退人物愽採羣議雖小官卑職未嘗獨斷又不以私恩貸親舊嫉人干請有或干請者當遷不敘時居正爲叅議一日在政房適醉聽公厲聲曰叅議謂致寬注擬人物恣行胸臆不欲與聞耶他日有用人之失叅議具曰在家不知耶嘗擬一文士知名者爲臺官駁者曰此子滑稽不可公曰若然則漢武帝何取於東方朔耶竟擬臺官又一文士調外郡教官十年不遷

公欲擬縣職駁者曰此子迂闊不可公曰天道十年必復安可使人久屈如是遂擬縣職果有治效公之用捨一出至公如此

○崔文靖公恒性謙恭簡正端介無華平生與人語先示退損不自表襮又不立崖岸自異爲文章不襲古人畦畛自出機杼大放以肆雄豪富贍如長江大河滔滔汩汩百折逶迤勢不能止尤工於騈儷凡朝廷事大表牋皆出其手華人每稱我 國表辭精切皆公所著也平居雖隆冬盛暑整衣冠終日端坐不設惰容未嘗疾言遽色天性然也

○世祖嘗歎東方學者語音不正句讀不明雖有先儒權近鄭夢周口訣紕繆尙多腐儒俗士傳訛承誤遂 命老臣宿儒分授四書五經考古證今參定口訣又會文儒講會同異 上親加睿裁文靖常在左右每承顧問毫分縷析應對如響 上聽之亹亹不厭語左右曰寧城眞天才也

○朴文憲公元亨明達事體諳練典故中原使臣陳鑑高閏張寧陳嘉猷之來皆爲擯周旋交際咸中其宜張寧使嘗語文憲曰如子之才生於春秋之時當不在叔向子産之下矣

○尹文憲公子雲為咸吉道體察使至安邊聞李施愛殺節度使康孝文又殺吉州牧使薛丁新攝州以叛分遣腹心于諸郡殺守令殆盡究徒所在響應公倍道至咸興是夕賊又作亂殺監司申㴐盡殺公差官吏尋移兵抵公所排闥露刃環庭者如墻公整衣冠端坐言笑自若賊懼而退嘯聚之黨恣行胸臆狙詐不測公在圍中者七日處之泰然屹不動心賊悔悟或有周旋左右為公地者卒全身而還

○咸東原禹治嘗為全羅道監司有閥閱兄弟爭釜大小訴於官者咸怒命吏亟取大小二釜来曰當撃

碎均其斤兩兩分之二人服訴遂止

○洪中樞逸童号宇卓犖性任天真不脩邊幅善詞賦劇飮無何醉則用草葉作吹笛聲悲壯震厲乎居獨撫古琴有絃無譜嘗曰吾之琴得淵明千古不傳之趣昔伯牙鼓琴惟子期知之吾之琴淵明不生世無知者天地間奇男子也嘗於 上前論佛事 世祖佯怒曰當殺此虜以謝佛氏 命左右取劍來逸童論辨自若左右佯以劍撫項者再三不頋視無懼色 世祖壯之曰汝能飮乎逸童曰樊噲漢士也項王他主也巵酒彘肩不敢辭況 聖賜乎 賜酒一銀

益健倒　上曰頗畏死乎逸童曰當死則死當生則生敢以生死易其心乎　上喜賜貂裘一領慰解之

○逸童嘗遊眞寬寺食餅一器麵三椀飯三鉢豆腐麵九椀及到山下有餉之者食蒸雞二隻魚羹三椀魚膾一盤酒四十餘觥觀者壯之明日　世祖聞之召逸童問曰信如是能喫乎逸童拜謝　上曰壯士也然常時出入但食餌餈醇酒而已不喫飯後到洪州劇飯尋卒人疑其爛腹有志不施位不滿能惜哉

○唐末鄭谷以詩鳴於世時人稱其官爲鄭都官宋梅聖俞晩年得都官　一日會歐陽永叔家劉原父戲

之曰聖俞官必至於此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座客皆驚而聖俞亦不樂未幾病卒居正少與尹悊同遊學悊嘗自言萬一登第得為司諫院正言必休官男子於紅旋上書正言二字之矣諸君勿誚也悊與居正同登甲子科庚午辛未年間始授正言居正戲曰可休官矣悊笑曰第觀之未幾病卒蓋原父戲聖俞尹悊之自期果合於言是何理耶

○陽村權文忠公嘗著入學圖說依周子太極圖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說作天人心性合一之圖廣大該包精深微妙擴前聖之未發開後學於無窮君子備

之吉小人悖之凶之說則但舉大綱以示學者其旨深矣猶子權先生採亡依圖說及朱子中庸大學章句或問之說以著天理流行發育之象及學者變化氣質作聖之道其進德先後之目則引孔曾思孟之說用功淺深之意則斷以程朱諸子之論其論天人心性之說多有所發揚揚村之意焉於是著作聖圖

○近世好事者有成佛圖有從政圖皆用戲子權先生採著作聖圖其目有十三曰論圖象曰論性理曰論陰陽曰論造化曰論氣質曰論誠敬曰論資質曰論切夫淺深曰論用功作輟曰論賢智曰論愚不肖

曰論進德先後曰捴論於十三論之中亦有多少節目又用骰子六面書誠敬肆偽四字但誠敬再書焉肆偽一書其為字皆有分數擲之以分數多少為進脩次第允人之性厭學問而樂戲玩成佛從政之圖之類亦博奕之流也徒費日力而無所用心先生之作此圖初非戲玩設也欲學者因其所樂而開牖之也不知者以用骰子近於博奕故不深究其意不思之甚爾夫用骰子意非在於骰子以示誠敬肆為之分耳誠敬肆偽乃學者用心之地因骰子而開示指道於初學尤為親切即圖而求之雖愚稚孩童亦可

以知所向方而進德之事有條不紊可與聖賢同歸矣圖未行而先生卒今知者盖鮮先生之文章有仲父陽村風

○李文安公石亨嘗曰真德秀大學衍義刪其經書之言約其諸史之文添入麗史之可為勸戒者為一書名曰大學衍義輯略請於 經筵進講 上嘉納之公之意以謂經書時方經進高麗之事傳聞所及鑑戒最切故或刪或約或添之其於觀覽不無有無然論者以謂經以載道皆聖人之言德秀之編皆非苟為今盡刪去於義未安因舊衍義之文添入麗史

庶幾近之矣

○高麗文宗朝禮部尚書鄭惟産立糊名取士之法允赴試諸生卷首寫姓名本貫四祖糊封試前數日呈試院開場前一日午後主文具題脚於狀詣闕門實封呈進　上自拆封賜覽各於題上落點封押而出主文承奉到試院翌日黎明拆封放題當直承宣擎奉金印往試院與主文同坐於擧子卷封一一印之　上又遣內侍二員賜酒果主文亦設選以慰問一日當直承宣到試院開拆放榜第二場亦如之第三場至二更放題餘同儀間兩日主文各於中選卷

子背上科次貼黃函封進詣紫門上坐便殿承宣二員捧函至上前拆封文儒承宣讀過其科次上下並依主文之望而放榜焉其後相襲大槩如此至 國朝科舉之法漸備糊名卷子與高麗同餘皆不同其收卷官封彌官查同官校同官易寫等事皆遵元朝制兩頭場始於 世宗朝或講經或製述隨時不同

○古者無武科 太宗朝始設焉故事文武科放榜日賜紅牌賜花酒文武科一等三人別賜皂盖一時榮之 世祖朝文科賜盖武科賜旗遊街之日癡兒愚婦皆辨其為文武科也武班頗不悅尋罷復從舊制

○舊例官至正三品者不赴文科六品者不赴生員
進士試以堂上官赴試始於權花山攀宗親極品赴
試始於永順君溥駙馬極品赴試始於河城尉鄭顯
祖
世祖朝事并罷
○近日場屋有出賦題曰海東青韻府群玉古人詩
一句曰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駿似海東青有一舉
子誤解曰麗句妙於天下則惟白高一介才士之駿似海
東青者矣擧場和之以白高為賦至有成句曰緊海
東之為青同白高之駿才試官亦取之多有登第者
聞者縮頸(此乃宋僧覺範詩句)

○國朝以來科場文體穩平自癸酉甲戌以來一二
文士以詭奇崛强之文擢巍科四五六年之間文體
盡變爲西崑今國學及科場擧歐陽公黜劉幾故事
黜其甚者文體稍稍如舊然未能盡變也近於 殿
策起頭有一生曰披沙揀金有大冶之精執策臨馬
有伯樂之明有一生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
寅其浮華不切若是

○舊例諸科會試每三場日禮曹設宴又別有 內
賜酒果諸試官歡飮爲榮於諸生亦置淡粥清酒數
十分以解渴喉及式例出而皆罷之近在試院有一

忝試官戲成一句云座主不飲香醪一盞何烘其頭諸生甘啜墨水數升皆黔其吻僕亦有句曰茶椀始從今日大酒杯仍憶去年深滿座皆笑

○河東鄭相國麟趾魁甲午初榜又魁丁未重試國朝以來一人而已李延城石亨魁辛酉進士生員及第三榜三韓以來未之聞也南司成季英魁生員及第二榜亦其次也

○父子相繼為壯元者權文景公踶權擥早公臨子兄弟相繼為壯元者柳正自濱柳校理自漢也 趙瑗三代壯元

○父子相繼入相者黃翼成公喜黃戍烈公守身沈

議政溫沈左相澮也
○國朝以壯元入相河東鄭公麟趾吉昌權公擥寧城崔公恒洪南陽應以前朝壯元入 本朝為相柳政丞亮孟政丞思誠也
○甲寅別試崔寧城恒為壯元曺昌寧錫文為榜眼朴延城元亨為探花具綾城致寬居丙科在 世祖朝四人相繼入相古今所無也
○甲午秋親試讀卷官河崙等取舉子三人卷子以進 太宗曰當依古焚香祝壯元故事信手抽之乃權文景公蹈也 上喜曰予悼蹈父近之早逝今得

子為壯元聊復自慰顧於崙等曰此榜乃予門生卿
等不得為自家桃李也崙等終不受禮謁庚午 殿
試讀卷官以權翼平擥擬第四人榜既出 文宗曰
權擥居幾左右曰第四 上督令左右進諸卷子讀
至第四曰此誠壯元也親札第一蹈後改名踶踶父
子壯元皆 御賜也